

马克·吐温小说精选

[美] 马克·吐温 著 李彦 译

Mark Twain

马克·吐温小说精选

[美] 马克·吐温 著 李彦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马克·吐温小说精选 / (美) 马克·吐温著 ; 李彦译.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7.9

书名原文: The Signet Classic Book of Mark Twain' s Short Stories

ISBN 978-7-5057-4146-1

I. ①马… II. ①马… ②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6375号

书名	马克·吐温小说精选
著者	[美]马克·吐温
译者	李彦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规格	889×1194毫米 32开 9印张 185千字
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146-1
定价	39.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
电话	(010) 59799930-614

译者序

密西西比河上的漂流赋予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纵横恣肆的笔风，可以说当代人在编故事的本领上真的很难超越这位巨匠。本书中这些中短篇作品怎么看都不像是对历史或文学的记述，倒像是一位饱尝了江湖风险后的老人，擎着一只烟斗与身边过客神侃消磨时间。那只跳蛙的故事总是听过的，其中不可思议的情节、痛揭人性的结局谁能不为之惊叹呢？马氏以笔锋辛辣、戏谑人生而著称，文论界将他供奉在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师的宝座上。或许阅尽近现代文学的你并不肯贸然相信，毕竟马氏在中国风头最健的时候，中国文论界还是无产阶级文学评论最昌盛。

接受翻译马氏名篇的任务在1998年，然则因为出版业为当时的读者市场所左右，最终放弃了出版全集的计划。其后又有两家出版社对该书表示有兴趣，然则每每兴奋谈起，败兴结局。时隔十七年，读者的审美曲折变迁了几个回环，最后又回到了

经典的怀抱，由此可见，文学经典是超越时间界限的。

本书中的选篇无不是马克·吐温戏谑名篇。其辛辣不因篇幅而空洞，其回味不因长度而浅薄。其中最知名的《百万英镑》，是马氏作品中典型的甜文。其余作品也都以主人公历经艰辛、最终好人赢得美满结局为主要特色，当然不可或缺的元素是揭示一些社会的“潜规则”。

《百万英镑》是本书中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故事情节紧张而富于戏剧性。谁料想规律而进取的生活因周末的出游而彻底改变，然而不破不立的社会规律再一次显现出其超强悍的话语权。这个沦落街头的小伙子凭靠气派和修养，以及有了一张百万钞票赢得了真正的富贵，甚至美满的姻缘。本文与已有译本唯一的不同点在于措辞，毕竟这样一篇内容轻松、结局美好的故事语言也应当轻松愉快，译者并不想用佶屈聱牙的辞藻来表现自己的学养。

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撒谎呢？让我们推算一下吧。马克顿足捶胸坦白了“第一次撒谎又是如何改邪归正”的经历，与世人共勉。那是一只别针的故事，发生在1835年。

阿尔弗雷德·帕里什把护照丢了，“要家要自由，还是要西伯利亚要死亡”，全看他的父亲怎么评价一幅邻家男孩的画作。你说稀奇不稀奇？让我们感谢上帝创造了这位艺术家吧！因为那幅画简直就是你可能做过的最可怕的噩梦，然而如果它能帮你找到身份证明人的话，它简直就是天地造化了。

另一位已然故世的老马先生曾经调侃偏方治大病的故事，这位老马也介绍了一剂偏方：西瓜。当然故事的魅力并不在

西瓜上，就算是三角形的西瓜又能如何？大不过贵一点。不过再看看出身社会底层的扫烟囱的小汤米是怎么上达天听的吧，有没有点触动呢？有一首新生代诗写得好：“这人生本没有路，有的只是网络。”当你请十个人吃饭的时候就正好坐在十条线的结点上举杯。

见过“一赶五”的角色吗？有没有想起什么京剧名角或者《古今大战秦俑情》之类的情节？这出戏是在维也纳的伯格剧院上演的《巴尔米拉的主宰者》，估计马氏未必真的相信灵魂转世，他只是想给世人提个建议，生活并不总是喜剧的，严肃与孤独的情节同样真实。

“外交官的薪水与衣着”向来不是平民百姓需要考虑的事，然而细腻入微的马克先生居然注意到了。因为美国大使收入菲薄，官方场合露面的时候只能穿着毫无高雅尊贵可言的服装，比起别国官员来说，美国大使的朝服简直就是一声虔诚而激昂的谴责。至于话外音就要看读者的理解了。

弗朗索瓦兹·米勒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呢？出名的未必是真才子，才子未必出名，反正艺术家如果还活着，他的作品是卖不出好价钱的。如果死了……？四个绘画朋友用掷色子的方式选出米勒，第二天三个人带着几个法郎上路了。长路行走，鼓号喧天，米勒出名了。也许合上书本时，你瞥见有个陌生的身影闪进隔壁的寓所，而他就是某个早已妇孺皆知、不在人间的巨匠呢！

奥地利的爱迪生逃过兵役，可他是著名的发明家，政府也打算帮他合理合法地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官方煞费苦心

地寻找之下，终于找到一条已经让人民忘在脑后的法令来，于是发明家可以免除兵役了，但他必须成为一名小学校长，每两个月回村子一趟，给学生上半天课。掩卷之余，亲爱的读者，你说谁才是真正的发明家呢？是什切潘尼克，是政府，还是马克·吐温呢？

人之初，只有亚当和夏娃两个人。夏娃居然从树林里找到一条鱼，还总是半宿抱着它，和它做游戏。后来亚当发现它不是鱼，恐怕是只袋鼠，再后来又有点像熊。十年之后才明白，它是个男孩子。亚当显然因为没有把苹果核咽下肚，写的日记也让人费解。当然如果你环顾周围，你的家人、你的居所，处处都是线索。

《死亡赌博》的故事发生在克伦威尔时代，英勇的军官为了军人的荣誉违犯了护国公的军令，他和另外几名军官之中有一个人面临死亡。小女儿艾比亲自登场了，解决了克伦威尔的两难之境。孩子把死亡圆盘交给了父亲，人间的悲剧莫过于此了。幸而上帝在关上门的时候没有忘记开启一扇窗。

马克·吐温的思想和创作从轻快调笑到辛辣讽刺再到悲观厌世，经历过三个阶段。他的早期创作，如短篇小说《竞选州长》（1870）等，以幽默、诙谐的笔法嘲笑美国“民主选举”的荒谬和“民主天堂”的本质。中期作品，如长篇小说《镀金时代》（1874，与华纳合写）、代表作长篇小说《赫克贝利·芬恩历险记》（1886）及《傻瓜威尔逊》（1893）等，则以深沉、辛辣的笔调讽刺和揭露像瘟疫般盛行于美国的投机、拜金狂热，及暗无天日的社会现实与惨无人道的种族歧

视。《赫克贝利·芬恩历险记》通过白人小孩赫克跟逃亡黑奴吉姆结伴在密西西比河流浪的故事，不仅批判封建家庭结仇械斗的野蛮，揭露私刑的毫无理性，而且讽刺宗教的虚伪愚昧，谴责蓄奴制的罪恶，并歌颂黑奴的优秀品质，宣传不分种族地位人人都享有自由权利的进步主张。

19世纪末，随着美国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马克·吐温一些游记、杂文、政论，如《赤道环行记》（1897）、中篇小说《败坏了哈德莱堡名声的人》（1900）、《神秘来客》（1916）等的批判揭露意义也逐渐减弱，而绝望神秘情绪则有所生长。他被誉为“美国文学中的林肯”。本书并非全集，只摘选了马氏著作中或老少皆知，或默默无闻的十来篇中短篇作品。我们认为就好像许多伟人的一生一样，不可能每一个决定都是惊世妙笔，马克·吐温最吸引人的作品都在这部文集之中，等待你去发掘她的魅力。

目录

译者序	01
百万英镑	001
竞选州长	029
死亡赌博	037
儿时梦幻	051
亚当日记摘抄	062
三万块钱的遗产	078
火车上的吃人事件	119
误期的俄罗斯护照	131
外交官的薪水与衣着	155
以作家身份首次亮相	168
败坏了哈德莱堡名声的人	209

百万英镑

二十七岁的时候，我在旧金山的一家矿产代理商的公司里做职员，股票领域的一切细枝末节我都精通得很。当时我孑然一身，毫无倚仗，能赖以生存的只有自己的这点才华，还有清白的名声。然而正是因为有才华有好名声才让我踏上致富之路，心甘情愿地为璀璨的未来而奋斗。

周六下午股市收盘之后，我的时间就都由自己支配了，我习惯于在此时划上一条小舟到海湾里待会儿。有一天，我的泛舟探险之旅出了格，一直划到了海面上。夜色垂了下来，我堪堪要丧失所有希望的时候，却被一艘开往伦敦的大型双桅的横帆船救了起来。漫长的航程中风雨交加，他们让我当一个普通水手，用劳力抵充船票的钱。抵达伦敦时，我上了岸，这时候已经衣衫褴褛，只有一块钱傍身了。就靠这一块钱，我解决了二十四小时的食宿问题。随后的二十四小时里我既没有食物可以果腹，也没有片瓦能够遮头了。

再之后的那个白天，大约在上午十点钟左右，我当时穿着

一身破衣烂衫，饿着肚子，拖着脚步在波特兰大街上走。这时一个保姆领着一个小孩走过我身边，一只肥美的大鸭梨就被他扔进了下水道，才刚刚咬了一小口。我自然停住了脚步，渴求的目光紧紧地盯住了那个满身泥污的至宝。我口水泛滥，我的胃肠是那么需要它，我的整个躯体都在祈求它的垂怜。然而，但凡我稍微动作一下想去把它捡起来的时候，就有过路的人发现我的动机，于是我又只好站直了身子，装出对它完全无动于衷的样子。同样的情况一次又一次地重现，我怎么也拿不到那个梨。正当我绝望到准备不要脸、捡了梨再说的时候，身后的一扇窗子打开了，一位绅士在窗子里开口道：

“请进这里来。”

一位身穿华美制服的侍者为我开了门，带我来到一个美轮美奂的房间，两位年长的绅士正坐在里面。他们要侍者退下，而后请我落座。两人刚刚用过早餐，那席上的残羹冷炙一入眼就征服了我。有这些食物在眼前，我很难保持自己的机智，然而没有人要我品尝，我只好强忍着。

这间屋里刚刚发生了一件事，直到好多天以后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我现在就告诉你是怎么回事。这两位是老哥俩，这两天有件事两人观点相左，争执不休，最后俩人议定打个赌来论输赢——这是英国人摆平事端的手法。

你也许记得，英格兰银行曾经发行过两张面值一百万英镑的巨额钞票，原本要用于和某一个国家之间进行的一个特殊的交易。不知什么缘故，只用了其中一张，而后就注销了；另一张还躺在英格兰银行的地下室里。好了，这对老兄弟聊天的时

候突发奇想：假如有位诚实守信、足智多谋的外地人在伦敦落了难，没有朋友可以求助，除了一张百万英镑的巨钞没有别的资金可以依赖，而且还没有办法证明自己就是这张巨钞的主人，那么这个人会遭受怎样的命运呢？兄弟甲说这个人肯定会饿死；兄弟乙说饿不死。兄弟甲说，无论是银行还是别的什么地方这张巨钞都没法用，因为他肯定会被人家当场逮捕。于是兄弟俩争论了起来，直到最后，乙说愿意出两万镑打赌，赌这个人靠着这张巨钞怎么也能挺过三十天，而且不会被抓进监狱。甲接受了提议，而后乙跑到英格兰银行把那张巨钞买了回来。你瞧，百分百的英国派儿，胆气十足。而后，他口述了一封信，让一位职员用优美的圆体字书写出来。再后来兄弟俩就坐在窗前待了整整一天，等候着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把这张巨钞交给他。

他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面孔：很多人看起来诚实可信，但不够聪明；有的聪明伶俐，却不够诚实；还有不少既聪明又诚实，但是算不上穷光蛋；即便瞧见一个穷光蛋，偏偏又不是外乡人。总有一点不尽如人意，直到最后我出现了。这次两兄弟达成了共识，认为我符合所有的条件，一致选定了我。而现在我正等着人家告诉我究竟为什么叫我来这里呢。他们开始询问一些有关我个人情况的问题，不多久就摸清了我的身世。最后，他们告诉我，我的情况正合他们的心意。我说很高兴自己能合二位的心意，但不知是哪方面。两位之中的一位递给我一个信封，说打开一看就明白了。我正要打开信封，他却阻止了我，要我带到下处去再仔仔细细地看，不能浮光掠影地看，也不能

鲁莽从事。我摸不着头脑，还想要进一步谈谈，他们却不肯。于是我只得告退，他们显然是拿我开涮呢，可我的境况由不得自己冒犯这些有钱有势的人，不得不忍受人家的羞辱，心底觉得很受伤。

我本来可以捡起那个鸭梨，当着全世界的面吃掉，可是现在鸭梨不见了。就是说因为不凑巧碰到这件事，我连鸭梨都丢了，一想到这里，对那两位的怨念就一丝儿也减不掉了。刚刚走到看不见那座房子的地方，我便打开了信封，却发现里面装的居然是钱！跟你说实话，我对他们的看法一下子就转变了！我一分钟也没耽搁，把信和钱往马甲口袋里一塞，拔腿就往离我最近的便宜小吃店跑。哇，真是好一顿胡吃海塞啊！到最后肚子实在撑不下了，我才把钱掏出来、展开，只扫了一眼，我差点晕了过去。五百万美金！怎么会这样，我的脑袋都不会转了。

我目瞪口呆、两眼放光地瞪着那张巨钞足足一分钟才神魂归位。而后发现，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小店老板。他的目光全在钞票上，仿佛已经石化了。他全身心都在膜拜这张钞票，看上去手脚都不会动了。我顿时灵机一动，采取了唯一理智的举动。我把钞票递给他，一副浑不在意的样子说：

“请您给找钱吧。”

他这才恢复了常态，千言万语地道着歉，说实在找不开，无论怎么说都不肯碰我的钞票。他其实想看，一个劲儿地打量；好像怎么看也看不够似的，可是偏偏又畏畏缩缩地不敢碰它，仿佛那上面有什么神圣的灵光，像他这样的肉体凡胎是承

受不住的。我说：“若是给您添麻烦了，我很抱歉，但是我坚持您要收下。请给我找钱；我没有其他钱了。”

可是他说没关系；这点小事微不足道，他很乐意下次再说。我说，很长时间内恐怕不会来这一带；他又说无所谓，他等得，而且下次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愿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结账的事乐意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他说，总不能就因为我本性活泼，喜欢乔装打扮跟老百姓开个玩笑，他就信不过我这样一位有钱的绅士。这时候又进来一位吃客，于是老板示意我把这张巨灵神收起来，然后一路鞠躬如也地送我出了门。我抬脚就直奔那座房子而去，那兄弟两人犯了这么大的一个错误，得赶紧找他们纠正过来，别等警察把我抓起来替我纠正错误。我精神高度紧张，简直是忐忑不安。虽说不是我的错，但是我很了解人性，我知道要是他们发现本想用一个英镑打发一个流浪汉，结果错把一百万英镑打发了出去，他们肯定要大发雷霆臭骂流浪汉一顿，却绝不会怪自己眼神不济。那房子越走越近，我发现四下里平安无事，忐忑的心情才渐渐平复，我断定还没有人发觉给错了钞票。我按响了门铃。出来的还是那个侍者。我求见两位绅士。

“他们走了。”他摆出一副高傲冰冷的态度说道，就是他这种人惯常的口吻。

“走了？去哪里？”

“旅行。”

“可是去什么地方？”

“我想是去欧洲大陆了。”

“欧洲大陆？”

“是的，先生。”

“什么方向——走哪条路线？”

“无可奉告，先生。”

“何时返回？”

“他们说一个月后。”

“一个月啊！噢，糟糕！给我出个主意吧，怎么才能给他们传个信。事情迫在眉睫。”

“实在是无能为力。他们去了哪里我根本不清楚，先生。”

“那么，我必须面见他们家的其他人。”

“全家都走了；出国几个月了——我想他们都在埃及和印度呢。”

“小伙子，出了一个万分严重的错误。不入夜他们肯定会回家。可否请你告诉他们我来过，这件事一天没有处理妥当，我就天天来，他们不必担心？”

“他们一回来我就转告他们，但是我料定他们不会回来的。他们说过，你走后一个小时之内肯定会赶回来询问他们的行踪，我必须告诉你一切正常。他们会按时返回等着你来。”

话说到这份上我只好不再追问，走开了。真是猜不透！我好像一点头绪都没有。他们会“按时”返回。按的什么时？对了，那封信上也许说了。我把信的事忘光了；抽出信来一看，上面写道：“你的面容透露出你头脑聪明、诚实可信。我们看出你手头拮据，来自外乡。信封里有一笔钱，可以借给你用三十天，不用付利息。期限截止当日你要来这座宅邸汇报。我以你

的事情打了个赌。如果我赢了，你可以在我的职权范畴内任选一个职位就任——所谓任选的职位指的是你能够证明自己确实熟知并且能够胜任的任何职位。”

信后没有署名、没有地址，也没有标明日期。

哇，好大一团乱麻呀！这件事的起因你现在已经知道了，但是我当时对此毫不知情。那时候我就仿佛陷身于一个乌漆墨黑的地洞，这个游戏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丁点都不明白，也不清楚卷进去是福还是祸。我走进一个公园坐下来，想梳理一下思绪，考虑该如何是好。

经过整整一个小时的推想，我终于归结出以下的结论：

那两个人也许出于好心，也许出于歹意，无可推究，所以就不研究了。他们设计了一个游戏，也许是一个阴谋，也许只是一个实验，无可推究究竟是什么，所以也不研究了。他们拿我打了个赌，赌的内容无可推究，所以也不研究了。于是无法确定的成分都清理出去了，剩余的部分都是看得见、摸得着、实打实的，或许可以贴上确认的标签。如果我要求英格兰银行将这张钞票存入那个人的账户，对方肯定会照办，因为银行认识此人，虽说我不知道他的身份；但是银行必定要问我这张钞票怎么落到了我的手里。如果实话实说，银行自然会把我送到收容所；如果满嘴跑火车，他们会把我送进拘留所。如果我企图把钞票存在哪家银行里，或者抵押了它换点钱，下场也一样。不管我乐意不乐意，我只得扛着这个“亚力山大”的包袱，一直扛到那两个人回来。这张钞票对我百无一用，形同废纸一张，可是我还得一边讨生活，一边小心看好了它，照顾它。即使想

甩掉它也办不到，因为无论安善良民还是拦路的强梁都不肯要它，一指头都不会碰。那兄弟两个一点风险都没有。即便我把钞票丢了或者烧了，还是没有损失，因为他们可以要求银行止付，他们的财产分毫不动；可是这个月里我操心受累，既没有辛苦费可拿，也没有红利可分——除非我能帮他赢了赌约，无论究竟赌的是什么呢，我就能获得许诺给我的职位。我情愿得到那个职位，因为他们那个层次的人职权所及的职位都是值得搏一搏的。

想到那个职位，我浮想联翩，开始越来越期盼。毋庸置疑，薪水绝对可观，一个月之后就能开工，熬过一个月我就万事大吉了。一霎时我感觉妙极了。想到此处我又在街道上游荡起来。一家裁缝店映入眼帘，我立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想要剥掉这身破衣烂衫，给自己重新置一身体面的行头。买得起吗？买不起，除了那张百万英镑，我身无分文。因此，我强自压抑着继续往前走。然而过不多久我又晃了回来。那诱惑好比酷刑折磨着我。在坚决地和这个诱惑做斗争的过程中，我已经在裁缝店门口来来回回往返六趟了。最终，我还是屈从，只有投降了事。我问他们是否有人家不合身甩下的衣服。我问的那个伙计没应声，只是朝另一个人点了点头。我又朝他示意的那个伙计走去，他同样一声不吭，又朝第三个人点了点头。我朝这个人走去，他说：

“马上就来。”

一直等到他干完手头上的活，他才引我去里间屋，在一堆被人退货的衣服里扒了扒，检出最邋遢的一套给了我。我